

# Igniting into Red: A Study on the Material Texture Construction and Spiritual Imagery Expression of Red in Ceramic Painting

Shuying Jiang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Jiangxi, 333000, China

## Abstract

As a color endowed with strong visual tension and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in ceramic painting, red embodies its artistic value in two dimensions: distinctive material properties and rich spiritual symbolism. Taking red in ceramic painting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technical logic and texture-forming mechanisms of red pigments such as copper red and iron red from a material perspective, and trac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hierarchical order and aesthetic evolution of r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rom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Based on iconographic analysis of classic traditional artifacts and contemporary artworks, it explores how the visual language of red achieves the integration of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The study aim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ed language in ceramic painting, reveal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 carrier and spiritual core in ceramic media,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eramic colors.

## Keywords

ceramic painting; red; materiality; spirituality; copper-red glaze; cultural symbolism

## 凝火成赤：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物质肌理建构与精神意象表达研究

蒋舒颖

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江西景德镇 333000

## 摘要

红色作为陶瓷绘画中极具视觉张力与文化内涵的色彩，其艺术价值体现在独特的物质属性与深厚的精神象征双重维度。本文以陶瓷绘画中的红色为研究对象，从物质性层面剖析铜红、矾红等红色颜料的材料特性、工艺逻辑与肌理生成机制；从精神性层面溯源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权力秩序与审美嬗变。通过对传统经典器物与当代艺术作品的图像学分析，探讨红色语言如何实现“物性”与“心性”的统一，旨在构建陶瓷绘画红色语言的理论体系，揭示色彩在陶瓷媒介中物质载体与精神内核的辩证关系，为传统陶瓷色彩的当代转译与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 关键词

陶瓷绘画；红色；物质性；精神性；铜红釉；文化象征

## 1 引言

红色是贯穿中国陶瓷发展史的核心色彩，亦是火与土淬炼出的极致美学符号，在陶瓷绘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艺术地位。从元代釉里红的初露锋芒，到明清祭红、郎红、矾红的技法成熟，红色陶瓷绘画凭借独特的材质表现力与文化寓意，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的艺术魅力不仅源于其视觉上的冲击力，更在于其物质肌理与精神内涵的深度融合——高温烧制下形成的独特肌理是红色物质性的直观体现，而其所承载的吉祥、权力、生命等文化寓

意，则构成了其精神性的核心内涵。

在当代艺术语境下，陶瓷绘画的创新发展愈发注重色彩语言的本体探索与文化内涵的挖掘。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红釉的烧制工艺、历史演变或单一文化象征解读，缺乏将“物质肌理”与“精神意象”进行双向互证的系统性研究，未能充分揭示红色在陶瓷绘画中“物性承载心性、心性赋物性”的辩证关系。基于此，本文以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物质性与精神性为核心研究维度，梳理红色颜料的物质特性与工艺逻辑，溯源其精神文化内涵，分析二者的融合路径，以期深化对陶瓷色彩美学的认知，为传统陶瓷红色语言的当代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作者简介】蒋舒颖（2004-），女，中国江西吉安人，硕士，从事陶瓷绘画研究。

## 2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物质性基础：材料、工艺与肌理美学

红色在陶瓷绘画中的精神表达，首先建立在其不可复制的物质性基础之上。陶瓷绘画中的红色并非单纯的视觉色彩，而是颜料、胎釉、窑火等物质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材料分类、工艺逻辑与肌理特征共同构成了红色物质性的核心内容。

### 2.1 红色颜料的物质分类与化学物理特性

陶瓷绘画中的红色颜料依据烧制温度与呈色原理，主要分为釉下铜红系与釉上矾红系两大类，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物质特性。釉下铜红系以铜为着色剂，包含祭红、郎红、豇豆红等品类，需在1300℃左右的高温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铜元素对窑温、窑位、气氛极为敏感，微小的环境差异便会导致呈色变化，这也是铜红釉“千窑一宝”的物质成因。祭红釉色深沉内敛、温润如玉，郎红釉色鲜艳浓烈、流动性强，豇豆红则呈现出红中泛绿的斑驳肌理，均是铜元素在高温还原反应中的独特呈现。

釉上矾红系以铁为着色剂，属于低温颜料，经700-800℃低温烧制即可呈色，色彩稳定性强、易于操控，是陶瓷绘画中应用广泛的红色颜料。矾红色彩明艳厚重，覆盖力强，可通过多层罩染实现丰富的色彩层次，适配工笔、写意等多种绘画形式，相较于铜红系更具绘画性表现优势。两类红色颜料的物质差异，决定了其在陶瓷绘画中的应用场景与表现风格，也为红色物质性的多元表达奠定了基础。

### 2.2 工艺逻辑对红色物质形态的塑造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物质形态，是烧制工艺与材料特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火的锻造性是核心影响因素。高温烧制是釉下铜红呈色的关键，还原焰氛围促使铜元素从氧化态转化为还原态，进而呈现出纯正的红色；若窑内气氛控制不当，铜元素便会氧化形成绿色、黑色等杂色，破坏红色的纯粹性。郎红釉的“脱口垂足郎不流”、祭红釉的“橘皮纹”肌理，均是釉料在高温下流动、收缩与胎体相互作用的自然结果，体现了工艺逻辑对红色物质形态的塑造作用。

釉料配方与胎体材质同样影响红色的物质呈现。釉料中钙、钾等元素的配比，决定了釉料的流动性与熔融温度，进而影响红色的肌理效果；胎体的致密度、吸水性则会影响颜料的附着与渗透，使红色呈现出不同的质感层次。工艺的可控性与偶然性相互交织，造就了陶瓷绘画中红色物质形态的唯一性，每一件红色陶瓷作品的肌理都是不可复制的物质印记。

### 2.3 红色肌理的物质美学特征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肌理是其物质性的直观美学体现，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质感与审美体验。祭红的温润内敛、郎红的奔放流动、豇豆红的斑驳雅致、矾红的厚重细腻，构成了红色肌理的多元美学特征。釉下铜红的肌理兼具必然性与偶然性，可控的工艺规范形成了红色的基础形态，而窑火的不

确定性则赋予其独特的窑变肌理，如豇豆红的“苹果绿”斑点、郎红的自然流纹，均是物质在高温下的诗意呈现。

釉上矾红的肌理则更具人工塑造性，通过勾线、填色、罩染等绘画技法，可形成细腻平整或富有笔触的肌理效果，适配不同的绘画题材与风格表达。红色肌理的物质美学不仅是视觉层面的质感呈现，更承载着陶瓷材质的本质特性，是火、土、釉等物质要素的美学凝结，为红色精神性的表达提供了物质载体。

## 3 红色精神性的文化溯源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精神性，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核心内涵包括生命崇拜、礼制权威与吉祥如意三大维度。原始社会的火神崇拜与血液崇拜，赋予红色生命、活力的象征意义，红色成为驱邪纳福、祈求生机的文化符号。这种生命意识贯穿于陶瓷发展史，成为红色精神性的基础内核。

在礼制文化中，红色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明代朱元璋推行“以红为贵”的礼制规范，将釉里红定为宫廷御用瓷，红色成为皇权正统性的物化标识；祭红釉因用于皇家祭祀天地祖先，被赋予肃穆、庄严的精神内涵，成为礼制秩序的艺术体现。红色的等级象征意义，使其在官窑陶瓷绘画中成为尊贵、权威的视觉符号。

民俗文化中，红色是吉祥、喜庆的代名词，象征着幸福、长寿、团圆等美好寓意。民间陶瓷绘画中的矾红缠枝莲、红底花鸟等题材，均是红色吉祥寓意的直观表达，契合了民众趋吉避凶的心理需求。这种民俗精神内涵让红色陶瓷绘画走进大众生活，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 4 红色在传统陶瓷绘画中的精神表达范式

传统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精神表达主要分为装饰性表达与绘画性表达两大范式。装饰性表达以矾红、铜红为色彩基底，搭配缠枝纹、龙凤纹、花鸟纹等吉祥纹样，通过色彩与纹样的结合传递吉祥、尊贵的精神寓意，如明代釉里红缠枝莲纹瓷碗，以浓烈的红色与繁复的缠枝纹样，彰显皇家的富贵与吉祥。

绘画性表达则以红色为绘画颜料，通过笔墨技法塑造花鸟、山水、人物等形象，寄托画家的精神情怀。矾红工笔花鸟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花卉禽鸟，将红色的明艳与物象的生机相结合，传递自然之美与文人意趣；釉里红写意山水则利用窑变肌理的偶然性，营造虚实相生的意境，体现“道法自然”的东方哲学。红色在绘画性表达中，不再单纯是装饰色彩，更成为画家情感与精神的传递媒介。

## 5 红色精神性的当代嬗变与转译

在当代艺术语境下，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精神性逐渐脱离传统的符号化表达，转向个体情感、哲学思辨与时代精神的传递。当代艺术家不再局限于红色的吉祥、权力等传统寓

意,而是挖掘其生命、时间、记忆、情感等抽象精神内涵,通过红色肌理的物质特性表达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思考。

红色的精神表达呈现出跨文化融合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陶瓷绘画中的红色语言与西方艺术的色彩观念相互碰撞,红色既保留着东方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融入了当代艺术的审美表达,形成了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的精神内涵,实现了传统红色精神的当代转译。

## 6 物性与心性的统一:红色在陶瓷绘画中的辩证表达

优秀的陶瓷红色作品,是物质肌理与精神内涵的高度同构。红色的物质性是精神性的载体,精神性是物质性的灵魂,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陶瓷绘画中红色语言的艺术价值。

### 6.1 以物载道:物质肌理服务于精神表达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物质肌理,始终服务于精神内涵的表达,不同的肌理特征对应着不同的精神气质。郎红釉的奔放流动、浓烈鲜艳,契合热烈、奔放、不羁的精神表达,常用于传递生命的活力与情感的炽热;祭红釉的温润内敛、深沉厚重,对应肃穆、典雅、庄重的精神品格,适配祭祀、礼仪等题材的精神传递;豇豆红的斑驳雅致、红中泛绿,则体现出含蓄、空灵的东方意境,契合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

矾红的多层罩染形成的厚重肌理,可传递深沉的历史感与人文关怀;细腻平整的矾红肌理,则适合表现清新、雅致的自然意趣。物质肌理的差异让红色的精神表达更具针对性,实现了“以物载道”的艺术追求。

### 6.2 红色语言的审美张力

陶瓷绘画中红色的审美张力,源于物性与心性的辩证共生。红色的物质性具有客观性、具象性,是可感知的肌理、色彩与材质;精神性具有主观性、抽象性,是文化寓意、情感寄托与哲学思考。二者的差异形成了审美张力,而二者的统一则实现了艺术价值的升华。

红色的物质性为精神性提供了具象载体,让抽象的文化内涵、情感表达变得可感可知;精神性为物质性赋予了灵魂,让单纯的色彩肌理拥有了文化深度与审美价值。这种辩证共生关系,使得陶瓷绘画中的红色语言既具有材质的独特魅力,又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中极具生命力的色彩表达。

## 7 红色语言的当代传承与创新路径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陶瓷绘画中红色语言的传承与创新,需立足物性与心性的辩证关系,在坚守传统物质工艺与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实现色彩语言的当代转译与拓展。

### 7.1 坚守传统:传承红色的物质工艺与精神内核

传承红色语言,首先要坚守其核心物质工艺与精神内

核。深入研究铜红、矾红的烧制工艺与颜料配方,传承传统红色肌理的营造技法,保留红色陶瓷绘画的材质特性;同时,挖掘红色背后的文化精神,传承其生命意识、礼制文化与吉祥寓意,让红色语言始终扎根于传统文化土壤。

### 7.2 当代创新:拓展红色的物性表达与精神内涵

在传承基础上,需结合当代审美与艺术理念,拓展红色的物性表达与精神内涵。在物质层面,可结合现代材料科学,改良红色颜料配方,探索新的烧制工艺,丰富红色的肌理效果与色彩层次;在精神层面,突破传统符号化表达,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体情感,赋予红色新的精神寓意,实现传统红色语言的当代创新。

### 7.3 跨文化传播:推动红色语言的国际对话

借助全球化传播契机,推动陶瓷绘画红色语言的跨文化传播。通过国际展览、学术交流等形式,向世界阐释红色的物质特性与精神内涵,让国际受众理解东方红色语言的艺术价值;同时,吸收西方艺术的色彩理念,实现红色语言的跨文化融合,让中国陶瓷红色语言在国际艺术舞台上绽放光彩。

## 8 结语

陶瓷绘画中的红色,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完美融合体。物质性是其存在的基础,决定了红色的视觉质感与肌理特征;精神性是其灵魂,赋予了红色文化深度与审美价值。从传统官窑的祭红、郎红到民间的矾红绘画,从古代的礼制象征、吉祥如意到当代的情感表达、哲学思辨,红色始终以独特的色彩语言,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追求。在当代陶瓷艺术发展进程中,红色语言的传承与创新,需始终把握物性与心性的辩证关系,在坚守传统工艺与文化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审美与跨文化交流需求,实现红色物质语言的拓展与精神内涵的升华。唯有如此,才能让这一抹历经火土淬炼的中国红,在当代艺术语境中持续焕发生机,成为中国陶瓷艺术走向世界的重要色彩符号。

### 参考文献

- [1] 李兴华,肖绚.秦锡麟陶瓷艺术的符号学解读[J].中国陶瓷,2020(05):78-83.
- [2] 张亚林.釉里红花鸟瓷画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研究[J].陶瓷学报,2019,40(02):267-272.
- [3] 陈雨前.中国红釉陶瓷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价值[J].景德镇陶瓷,2018(03):1-5.
- [4] 吕金泉.当代陶瓷绘画中色彩语言的本体探索[D].景德镇陶瓷大学,2021.
- [5] 黄焕义.物性与诗情:陶瓷绘画的色彩表达研究[J].美术观察,2022(07):126-127.
- [6] 方李莉.中国陶瓷色彩的文化象征与当代转型[J].民族艺术,2020(04):112-119.